

为了杨谦，穆忻决定打一个赌

都市情感

叶萱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两个怀揣梦想的大学生在考取基层公安机关公务员后，不得不面对职场历练与婚姻波澜。作为没有背景、没有经验的两个职场新鲜人，那些日复一日琐碎而又陌生的工作不断消磨着他们本就未得及建立的职业自信，来自上司、同事、社会的压力也在日益挑战他们的道德底线，加上聚少离多、公婆到来等现实问题的出现，他们脆弱的爱情在各方夹击中裂缝丛生。

穆忻曾以为，认识杨谦的那天，是这辈子最不幸的一天。那天她和初恋男友分手了，落魄地回学校，走到大门口她才想起来因为SARS的缘故已经封校。她离开学校时是翻了食堂后面不算高的院墙，如今也只能翻回去。可是，两米多高的院墙爬起来真的很难。穆忻一边感觉手臂在发抖，一边心里委屈得想哭。

然而就在这时，身后突然多了一股力量使劲撑住她的腰，努力把她往上顶。穆忻一愣，睫毛湿湿地回头看，只见一个男生略有点不好意思的脸。他一边使劲托住她一边问：“你要爬进去？你是这所学校的？”

穆忻点点头，吸吸鼻子，眼前的水雾散去一些，男生的面孔渐渐变得清晰。真是个好看的男生，干干净净的，说话的样子很真挚。

男生突然说道：“不好意思，要想上去只能这样了，你别见怪。”说话间，他的手猛地托住穆忻的臀部，使劲一顶，穆忻突然一下子就发现自己居然比墙头还要高了！男生再一使劲，穆忻居然就借势踩上了墙头边缘的石缝。喘口气，穆忻抱住墙头，待保持住平衡后，她回头想对男生说声“谢谢”，然而就是回头的一瞬间，让她尴尬到生不如死！

因为她看见那男生正愣愣地瞅着他自己的手掌发呆——在他的手掌上，赫然是一片殷红的血迹！

那晚，穆忻失眠了。她希望，永远、永远，不要再到这个男生！

可是，就是那么巧。几个月后，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穆忻去导师家报到，居然就在那里看见了那个曾让她尴尬至极的男生！居然，他的导师，和她的导师，是夫妻！更有缘分的还在后面。

几个月后，穆忻在中国美术馆再次遇见了杨谦。这次，他身边跟着一个漂亮高挑、扎马尾辫的女孩子，

杨谦给两人介绍，“穆忻，艺术学院设计系研究生，研一；钟筱雪，学美术史的，现在在青海支教。”

于是几个人一起参观，转到楼上时刚刚看见馆藏作品展：罗中立的《父亲》，高2米16、宽1米52的巨幅画作，静默着伫立在展厅里。“这就是我们的人民！”钟筱雪怔怔地看着画作感叹，“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父亲。”“艺术应该是直指灵魂的！”穆忻也感慨，“当我们把视线紧紧盯在价格标签上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世界早就变了样子。连自己都无法打动的作品只能是影像的简单复制。”“你真说到我心里了！”钟筱雪看了一眼穆忻。没想到穆忻笑一笑，说道：“可是，对真正饿过的人来说，为价格而复制也是不得已。”

两个女孩子就这样一边低声讨论一边往前走。然而她们都没注意到，在她们身后，杨谦那道若有所思的目光，一直胶着在穆忻的身上。

那时他并不知道，“为价格而复制”正是穆忻最无奈的生活——她十几岁时没了父亲，过了几年母亲下岗。好不容易进了艺术学院的大门，她只能吃学校食堂里最便宜的那种一元一份的菜，配两角钱的米饭；只能用最简单的护肤品，穿小店三五十元一件的衣服，买超市大减价时的实惠装生活用品；她周末都要穿着银色超短裙去做啤酒促销；她给画廊画画，仿梵高的《向日葵》、莫奈的《睡莲》。她是个现实的人，虽然也有理想，但她从来都是把理想排在现实以后。她没有想到，杨谦喜欢的，恰恰就是她这种有理想但又够现实的调调儿。也是托彼此导师的福，熟悉之后两人私下的交流就明显增多起来，穆忻一度以为时间就要这样模糊而暧昧地走到彼此毕业。

杨谦在研三那年顺利考取公安

系统选调生。一个月后趁着选调生的政审还没开始，他又报考了省直机关面向社会招考的公务员考试，考取了省人大信访处。于是，在这春暖花开、人心躁动的时刻，杨谦开始了他纠结的抉择。最后，杨谦终于还是做出了抉择，他放弃了看上去更优越一点的省直机关公务员机会，选择去公安系统做一名基层民警。他告诉穆忻，只要一脚踏进“省级”这个门，能够再选择的机会就少了。倒不如做个基层选调生，在基层服务满三年后可以参加省委组织部的统一考试，重新选择方向，到时还可以报考他心仪已久的高级人民法院或是省检察院。

“目光要放长远。”杨谦总结陈词。穆忻点头，表示赞同，但她心里想的是：以杨谦那种气质，穿上警服一定很好看。

只不过穆忻没想到，别说穿警服的杨谦，就是想见穿便装的杨谦一面都那么难，七月参加完杨谦的毕业典礼后，再见他时竟然就到了第二年的二月。

中间长达七个多月的时间里，据杨谦的短信汇报，他仅在省公安厅培训基地参加初任培训就耗时四个月，随后去G市公安局秀山分局报到，被分配在刑警大队二中队。刚跟新同事们见完面就遇上了大案子，不仅没空来看穆忻，就连过年都没回家，而是蹲守在案发附近的村子里没日没夜地摸排。

穆忻能理解他的投入，自然也能体谅他的忙碌。甚至于，受杨谦的怂恿，穆忻毕业那年也参加了省委组织部与省公安厅联合招考的基层选调生考试。而且她也没想到——一个月后笔试成绩公布，她居然力挫群雄杀入面试；再过一个月，居然又通过了面试，金榜题名！对于这个匪夷所思的成绩，穆忻只觉啼笑皆

非。因为到这时，她反而退缩了。理由很简单：专业不对口。

杨谦急了：“可是什么叫‘对口’呢？真要调查起来，有几个人的工作岗位是和大学时代的专业方向吻合的？”“话是这么说，可是生活毕竟是很现实的，”穆忻皱眉头，“你也说过你在试用期的薪水不高，每月只有1500。”杨谦叹口气：“1500是试用期工资，转正之后就增加到2000了。再说明年基层民警的工资关系要收回市局，肯定是要涨一下的。”

就连自己的母亲也愁眉苦脸：“妮儿你为什么不去当警察？多好的工作，别人求都求不来……”

穆忻低声道：“妈，杨谦告诉你基层工资有多少了吗？1500啊！以咱家这个情况，除非卖了这间实在不怎么值钱的房子，不然咱家欠的债什么时候能还上？”这时她听见杨谦说：“穆忻，我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再苦的日子，还有我。”

穆忻怔怔地看着面前的杨谦，听他用史无前例的严肃语气表白：“我是认真的。我家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但我爸妈都有退休工资，不需要我养。房子、车子我现在都没有，因为我没打算在基层待一辈子。如果将来能考回省直机关，总要在市区里买房子吧？至于工资，转正以后肯定能多一些，咱俩一个月也能赚五千吧？生活消费用了多少，就算一个月攒三千块钱，一年也接近四万……”

一瞬间，穆忻的眼泪终于落下来。她决定打一个赌。

只是她没有想到，就在她穿上那身警服的同时，一直忙着催债的舅妈们也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不仅再也不逼债了，而且还把一无所有的她当成这个家里最有价值的“靠山”。这黑色幽默一样的生活，远比小说生动得多。

去看我曾经租住的五平方米的房子

7

热点人物

谢娜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以主持人身份走进观众视野的谢娜，如今越发拥有个人风格与魅力。然而她的成功和收获也并非一帆风顺，十几年的北漂生活中她经历了不少阻碍，难得拿到好角色，被骗无薪拍电影，被媒体恶意中伤等。而这些经历，她都用轻松且调侃的语言讲述出来。她说人生那么短，要么开始快乐，要么一直快乐；她说她这一路尴尬、难受、不如意的事太多啦，而她选择的是保持快乐的心情。谢娜就是用她的正能量让自己“娜”么快乐。

[上期回顾]

我的胆子大是怎样练出来的呢？那会儿做了一个节目叫《综艺新势力》，真心感谢那个节目。在那个节目里，我们摸过老虎、狗、猴子、毛毛虫、蛇、面包虫、蛤蟆、青蛙等一切可以想得到的令人汗毛直竖的东西。

初到北京，人地两生。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有没有机会，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感谢那时我参加的那个比赛的首都老艺术家协会负责人刘健老师，我没钱时让我先住在西单民航大楼后面胡同里老艺术家协会的五平方米小屋里。

后来我慢慢拍戏赚了点钱，他又帮我找到一处小房子，是他们公司后面的居民楼，就在那个五平方米的房子后面。

记得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我站在阳台上，刚好看到公司和之前住的五平方米的小屋，我给刘总写了封信，写下了当时的心情。

真的没想到过了十多年，现在他还留着，十几年后，我再看到这封字写得整整齐齐的信，也看到那时我的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信中一段如下：

我最开心最欣慰的事就是能住在公司的后面，趴在阳台上就能看得见公司，看得见公司里养的小狗小猫在欢快地跑着。这就是我事业的起点，也是我的家，我会不断地努力。老怕有一天我有了舒适的环境就会变得懒惰，所以每一次躺在沙发上就会强迫自己想想接下来该干什么找点什么事做。我喜欢忙忙碌碌，因为这样就会让自己感到充实。

我前段时间还去了以前我租住的五平方米的那个房子，还写了一篇微博，写我再次回到那里的感受。

我会因为很多忙忙碌碌的事忘记最初的这里，但是当我一回来，就能回想起当初那种在北京有了自己第一个独立空间的自由和快乐，而这种感受很强烈。

这些经历告诉我，其实任何人，在任何一个阶段面对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想，都能找到一个让自己快乐的理由。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认

真地去寻找，敏锐地去触碰。想要的比较简单，就比较快乐。

北漂过的你们一定有很多跟我相同的感觉，我们一直在一步步往前走，每一步都在选择，但是方向和想要的东西是不变的，我们想被认可，我们想家人为我们骄傲，我们想证明得更多，我们想要更多的快乐，并相信，在我们作出选择，或者朝前走的时候，会得到更多的快乐。可是当人拥有很多的时候，可能会突然丢掉了快乐，这是在你这一路上必须小心的，因为并不是得到越多你就越快乐。

有一次，剧组需要一个配角，我去面试的时候，说真的，我一点都不紧张，我总有一句话安慰自己：面试我尽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要么说，我有福呢！剧组面试的人一看我，眼睛一亮，不避嫌地也不怕我骄傲地当着我面儿就边讨论边夸我：这个姑娘胖胖的，天庭饱满，有福相，喜庆，很像那个年画里的女孩儿，很适合演丫环，咏春的丫环让她来演不错。

能进剧组就等于让我进入了自学成才的第一课。我一下觉得我赚了，不用交学费一样学习外加赚钱，那家伙每天开心得呀，我就是剧组的开心果。

有时候会跟其他剧组一些小演员在一起吃饭或者聊天。他们问我，你这整天乐什么啊，你难道没想过，咱们这样的小演员，这部戏完了，接

下来没活儿了，那怎么办？

我一直觉得为什么要想那么远呢。未来你无法把握，可起码现在有戏演，可以学习，眼前最重要的是，把现在这部戏先拍完，拍好啊！

慢慢的，拍摄基地都知道，有个特好玩、老咯咯乐的小女孩，演丫环挺不错的，外形条件，用功程度，都挺好。特别是外形条件，有福相，哈

哈哈哈。接着，这戏刚一杀青，有好几个剧组就找到我说：“我们这儿也缺演员，你有没有兴趣来试试？”这些角色不是别的角色，都是丫环。

我就告诉自己：娜娜，看到没，这就是你的成功啊！不管什么角色，都是一种认可呀！

那会儿剧组给的条件是，按月拿钱，一个月报酬大概几千块。我兴奋得小心肝都是扑通扑通乱颤的。我能赚钱了！

我感觉实现了质的飞跃，自己有钱租房子了。那时都住剧组哦，省了好几个月的房钱。

不过那会儿有个习惯，除了拍戏，私下不合群，因为别人都有钱请客，我得省钱呀！我是特想跟大家出去玩，可不能老给别人请，到时还以为我吝啬呢。没钱硬玩儿是一回事，有钱逃单是另一回事哈，区别是一个有底气，一个没底气，没钱硬玩时别人又不知道你没钱，还以为你小气，有钱逃单是你包里有货，就算你被朋友逮住了硬要你给，你把两百块拍桌上气势毕竟在那里，所以说这两种情况从心态上来说是有质的区别。

那会儿的我，是真没钱，又不想没钱硬玩儿，所以剧组聚会一般

是不参加的，不得不大声夸自己一声，小姑娘，有志气！

讲到那会儿，我能同时接几部戏的丫环串着演无压力，我更多还是占了台词的便宜。

因为台词永远只有那几句：小姐，你要多吃饭；小姐，你饿了吗；小姐，你要多注意身体；小姐，老爷会骂我的。

一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剧组戏里演小姐的好朋友张茜喊我，说：“走啊，领薪水去。”我跟着就去了，拿到自己一个月的工钱，往兜里一揣。我特激动，跟张茜说，走，咱们去吃的啊，我先去买个冰激凌啊！我

永远都记得，那会儿拍摄基地有个小卖部，那里有个冰箱，冰箱里面有那种小盒的哈根达斯冰激凌。

我那会儿真的第一次看到有那么贵的冰激凌，很好奇是什么味道，有一次下狠心买了一小盒，觉得很好吃，又因为对我来说太贵，后来就给自己一个规定，每个月拿完工资就会去买一盒犒劳自己。

写到这里一定要插播一下很早认识的朋友张茜，那会儿我啥都没认识她。她对我很好，我没地方住，她让我住她家，没衣服穿，她让我穿她的好看衣服，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对我很好，当然我俩也因为有的没的小事吵过架。

记得那次吵架忘了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她突然生气地喊让我走，我也生气地说，走就走，说完啥也没拿摔门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发觉我脚上穿着她的鞋，气头上我就把鞋脱掉，回去打开门扔了进去。我光着脚出去，走在街上才发觉被石子儿硌着脚疼。我当时想这情景景太像电视剧里的悲情女主角，当时我又在气头上绝不可能回去，可是也不能太惨了吧，于是我打电话给其他朋友求助。

那个朋友正在跟狐朋狗友打麻将，被我吆喝好几次不情愿地丢下牌局过来接我，我当时很感激，也一直记着，后来几乎无偿地帮这位朋友拍了他做的第一部不靠谱的小小电影《娜娜的玫瑰战争》。

话说回来，后来茜茜急得一直到处打电话找我回去，肯定想着我没鞋没钱泪流满面流落街头着急担心，哎呀我这么贼当然不会啦，我生了一段时间气，茜茜找到我，抱歉地说那会儿因为一些事情心情不好所以那天把气儿发我身上啦。我们当然又和好啦。茜茜也是我一直到老都必须要珍惜的朋友。